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四十五二

明 鮑南張 著

列女列傳

魏宮人年少有姿色闖賊入城諸宮人逃竄未盡皆
為賊所攔入魏宮人前後奔跑大呼曰賊入大內必
來淨宮奴輩定遭毒手若等有志氣者早尋道路免
致受辱哭叫數番遂躍入內河死之頃刻間諸宮嬪
同跳入河死者五十餘人

宮女費氏年可十五六開闔賊入宮忙迫投井枯
水淺賊至視井有人使人下扶之起賊見其美互相
爭奪費氏厲聲曰我廼長公主衆人不得無禮何不
見我若主擁見李自成自成令諸宮人識認知非宮
主賞賊將羅：攜女出女人曰婚姻大事不可造次
須擇吉行之羅擇吉日乃行合卺禮是夜設席痛飲
費氏暗藏利刃俟賊醉斷賊喉即自剄死之自成嘆
其貞烈令收葬之

長班吳奎妻張氏有殊色夫外出其家為一賊所據
夜乃強淫之更深聞有叩門者逼其夫也婦逼潛起
開門賊政斬勦壯夫婦持刀刺殺之挾其資遁前遇
一井張氏墮夫曰妾已夫身不能事君矣遂投井死
吳信妻王氏世居齊化門東開綢緞舖王氏色麗而
性剛鬪賊數人入其家捆信拷打勒銀千兩垂楚之
聲人不堪聽其妻閉門自縊一賊潛進內室排闥而
入解王氏使魅強拉淫之王氏死掙不得脫賊強納

其舌王氏故納之咬落其舌賊負創大怒以刀割其腹貫胸而死賊口流血數日不得飲食死之

京城外女子張氏被鹵賊愛其美將淫之女曰我渴甚幸斟水飲我信之往深潭汲水挾女子同行方以尾蹙汲水女從後奮力擠之賊墮潭女子得脫

李氏姑媳二人寡居闖賊一騎入其家索酒食調少婦少婦曰遠來必飢燒火煮飯先炙酒飲之賊飢渴罄二壺而醉且睡去姑媳二人燒滾水一鍋先啖漱

試之不醒又以銅器擲地作嚮聲又不醒乃縛其手足以滾水潑之賊大呌頭面糜爛而死

羅田女子王氏適夫耿大綽三日賊至夫被殺王氏大慟其姑老而瞽不能走王氏恐被污又恐瞽姑見及於賊遂扶瞽姑哭而出門行半里遇一深池竟抱姑同躍池中溺死

固安尹熙華妻遇賊被鹵賊欲淫之婦曰我從若必携我去可惜我家池中金銀悉棄之耳若盍往取

之婦導之至池賊見池深却步婦遽前抱賊借勢一
跌二人直落入池底浮沉數次婦抵元不放與賊同死
於水

中州二烈湯祖契妻趙氏睢州人也祖契他出闖賊
潰太康比犯睢州三月二十二日城破烈焰四起趙
氏見事急囑家人曰為我謝夫子吾不能終事吾姑
矣提一兒授侍妾曰汝善視之遂約髮投繯絕入
赴井家人復出之時賊已露刃環視叱婦人曰若要

死何不就我利刃氏叱之曰死賊大兵至余而旦夕
人耳敢嚇我賊怒斷其喉髮動目瞋者移時賊恨屠
其腸胃而去一武生董光泰妻崔氏有姿色賊欲挾
之去崔氏據地大罵死不肯從賊光斷其手足遂碎
磔之

會稽王氏葉汝植妻也汝植舉庚午鄉試魯監國時
為兵部職方司主事丙戌兵敗汝植與鄭遵謙為兒
女戚慮禍及潛竄至童塢為地方人所感赴水死之

其妻曰夫死妾何倚與同沉於水會有拯之者汝植死而王氏猶未瞑王氏謝拯者曰義不獨生據岬不肯起為拯者強起之乃復絕食七日而死

章烈婦金氏明經金某女適道墟章欽臣少年仕俠魯王監國時授總兵銜集兵守江越事敗兵解散欽臣懼禍杜門不出久之海島黃斌卿使人間內地士民復激起金氏趣其夫曰即倖生非若意曷不與衆復起補前義欽臣不肯金氏欲自殺以激欽臣欽臣

復持戟部故旅嘯聚數澤與清難鄉民苦之清鎮將
令各鄉村團練自衛而鄉民乃計擒欽臣與其妻解
鎮將欽臣蒲伏乞命金氏獨不跪坐地笑曰虎口肉
乃求生耶曳欽臣起坐鎮將曰不死知尚強強乃亦
金氏曰吾辦死米矣唯命乃擬欽臣赴市而妻發滿
營金氏色豔麗營將爭乞之金氏曰欽臣事皆我激
成義不獨生願同夫罪鎮將曰余夫罪死曰願同死
鎮將復厲聲曰余夫剛曰願同剛乃命與欽臣同剛

於鎮東樓下觀者萬餘人欽臣先劓金氏合眼念佛
及劓金氏忍痛吞刀截其乳大吼一聲遂絕行刑馬
鞭子者罵曰騷淫婦粧態不肯嫁營頭萬劓之不足
乃以刀刺其乳金氏兩乳夾住死不可開遂支解之
割其乳搦之刀尖傳示觀者皆為墮淚亟走次日馬
鞭子于白日歸見烈婦立其門猝然自倒乃叫曰劓
我是正法刺我醜奚為耶自槌其胸嘔血數斗家人
百計解禳不應是晚立斃言之活現

俞烈婦婺源人為曹自強婦北兵入婺源掠俞氏置
馬上俞氏紿之曰我下馬稍收夫屍有金珠埋後地
取之去兵縱之下馬輒擲身大慟以首觸石血流被
面抱夫屍不放北兵怒殺之而去

青鏤者惠國公李成棟降清後鎮雲間所寵妓也及
度嶺挈之行亡幾收復廣東得大明印信五十餘顆
成棟取總督印留儿上青鏤以語激成棟曰公自是
明朝大將合談佩此言之不已成棟怒訶曰吾豈不

深念此但患太夫人夫人縻虎窟耳青鏤吐啐欲再
言成棟拔劍起曰再言及者蓋與劍青鏤接劍伏地
哭曰公若念太夫人賊妾即死、亦晚矣夫以太夫
人夫人在雲間白及下皮、猶戰蓋縫肉而賤妾侍
公歌舞宴衍于此致公歸明無路徇清被疑何以生
為立取劍自刎成棟抱屍大慟曰我不如一女子矣
明日即衣冠用總督印具疏迎永曆於桂林
潘鵬為京城葉室妻楊氏妾徐氏臨清妓女也李賊

入城縱兵淫掠徐與楊誓必死乃取所有砒霜和酒俟有變飲之忽二賊刀伏擁入鵬惶急跳脫賊見二美宛轉求飲徐取前酒置案楊會其意二賊喜酌酒與徐：一飲而盡甫飲不勝倒床上賊以為中酒復引酌楊：曰妾不能飲願將軍滿此大盃傾有琵琶楊為歌以侑之二賊樂各浮滿數四頃鵬裂而死鵬出急以羊血灌徐：活夜挈家移僻處

謝薦妻張氏揚州人二十四乃歸薦：讀書不成為

胥吏生于朝于宸于陛張以夫一絰不繼痛勵其
子三命名張意也巧慧刺繡絕倫乙酉四月清園揚
州城且陷太守任民育縲死張呼其次女希韞曰汝
姊鄉居或無慮妹尚幼吾與汝奚歸持詣井驅希韞
入乃以身從之次日屠城三子皆被害

易為升良鄉人妻汪氏流賊至欲犯之汪不從罵賊
賊斷其一指罵益厲賊怒竟取其首去汪一兒縲數
月婢陳氏抱之外走道遇賊被擄兒見賊笑賊喜命

賊婦于之婢夜伺賊出哭請易衣止此一子乞憐而
釋歸賊婦哀之乃與兒錢帛教婢抱兒入破屋深匿
之婢祝曰兒即有命幸勿啼賊歸索兒不得至明竟
去婢遂以兒歸兒名天祐

宗正妻某氏有殊色閩人通詩書閩敗宗正走廣州
廣州人敗妻謂宗正曰無留髮處矣雜髮令下君宜
自裁妾請先之宗正猶豫注入室自經宗正驚脫之
而清兵入繫宗正去妻追至半途不及觸石死宗正

尋六被害

諸暨之孝義鄉上林里儒士斯曰福有妻黃氏年少而美丁亥越義師敗猶零落出沒於東白山清兵往搗之道經上林里中男婦皆走匿莽莽中曰福獨後遇清兵以刀加曰福頸責其言婦女匿處曰福不與言則殺曰福徧搜莽莽得黃氏牽欲污之黃計給兵曰我欲入室護吾貲便從尔去若緩之為他人所得矣兵釋黃隨之去過高崖俯瞰大壑懸十餘仞

黃忽縱身跳下兵急持之不及遂棄去已反視有老
嫗抱一兒亦投崖下一婢隨之兵駭急去明日屍浮
則聯袂如相携蓋兒為黃兒嫗則兒乳母婢則其侍
婢也

張縉妻某氏南直鎮江人縉為諸生住京口清兵方
渡江縉妻與妾雲綃三人同被執妻妾以好言善平
因間脫其夫約于前途相候則身隨二卒抵暮入營
中二卒犯之堅拒不受卒亦困倦睡去妻妾中夜潛

起取卒刀殺二卒無覺者帶刀去歷諸營會某所及
蚤清兵覺追及三人皆自刎

謝氏為諸生吳光宸妻政和人也清破城光宸見殺
謝恐為所及急走水坑引刀自刎未絕隣人扶歸謝
不欲生以手觸創不食三日竟死

丹陽婦朱氏夫其夫姓名為清兵所擄勵節不從亂
經龍潭驛題於壁曰胡馬長驅破蔭州妾夫被戮予
為因殷勤再拜江頭水護我微軀莫北流題畢清兵

不知所言因紿曰吾登舟而從方中流拽此兵與共
溺水兵亦死

蔣氏常熟貧家女也早失母而弟幼父瞽蔣苦營朝
夕衣食不給卒無有字之者乙酉清兵至聞蘇州破
氏即自經于室瞽父不知及持之不救矣

李定國之圍新會也閱八月清兵守之食盡殺人以
食有莫氏婦者兵執其姑欲殺食之婦叩頭請代兵
釋姑竟食嬖兵曰嫩婦勝老姑又有李氏婦者兵欲

食其夫婦泣曰夫無子食夫絕夫祀矣幸留夫氏請
代以供一匕兵殺之以首歸其夫使葬之圖解後有
人遇兵於途遽拜之兵愕曰吾何恩於若其人曰清
明人各祭奠吾父母及妻子皆在公腹余何之惟向
公一洒淚耳

永嘉王氏女年十七嫁本縣嚴金家清兵掠之婦欲
淫污抵死不從更百計誘之終不得兵怒殺之

塘橋女子非生塘橋死塘橋之女也未詳姓氏避清

亂過嘉興之梅里塘橋時有清兵守甚殘忍以女美
奪之入其舟家人畏去欲強犯女不可日投水中宵
之女辭不改提水數四終不從且大罵兵怒以刀觸
之死水中里人憐其貞為禮懺三日

凌名世女大姑廣東番禺人世居魁巷未嫁城陷清
卒入名世家抽刀背大姑大姑迎刀曰自不必死幸
即殺之辛氣沮置之去日告母曰留我不祥徒累母
遽投井母牽之不得妹二姑年十七從之名世妾楊

氏以裾繫其幼女入從之隣妻受年之婦聞大姑之
義亦恐不自全與其婢清吟皆從之井中人幾滿
瓊秀瑤芳江西宗室朱石虹之二女也石虹以換授
為廉州府同知清兵至廉城陷石虹去二女同其姪
婦廖氏俱投井死永曆中奉旨即于井上表坊賜一
時三烈四字時禮曹嚴熹以詩記事有壯士寒風歌
易水美人尺水傲西山之句

朱氏南昌宗室女歸劉生為妾宗室女故不為人妾

以貧故為劉生妾而諱之劉生故有妻吳氏相安無
謫室戊子金聲垣反清為明守兵亂生以二婦入山
避兵遇暴卒生走去卒逼求，罵不從投東溪卒投
刃殺之而吳氏赴南坡池死傳鼎鉉被繫待死聞而
為之歎

利氏女父應昌新會諸生未嫁丙戌清兵入邑應昌
出走有贅嫗與女俱卒犯女，故奸顏頤卒且勞苦
卒吾未有所歸願依終身但無遽苟且我貴藏某處

可取為花燭費卒狂喜隨迹之女前走見路井輒躍
入卒忽持之不及矣應昌婦意女必失身去欲從營
中求之或曰井浮一屍起視之果女也猝不可得棺
置衣苟瘞震節蕭庄墓傍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三

明 劔南張岱著

宦者列傳

王之心北直隸人崇禎末年為督勦太監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破京城烈皇帝潛走煤山紅閣自縊獨之心縊死帝側逆賊義之附葬陵趾

王德化大同人京師稱為二王公崇禎末為司禮監太監甲申三月闖賊入京城文武百官日服立午門

外上箋勸進德化從大內哭出見百官憤甚大罵曰
誤國賊天子何在汝輩來此何幹見人即奮拳毆之
見者稱快

石匱書曰何文鼎力抗外戚阮浪死護南城功在社
稷固大而田義奉請撤礦稅王安侃不庇鼠狐
自是內臣所難而王之心之從死鼎湖攀龍髯以去
王德化之毆賊干門反面事仇之臣盡飽毒手處交
至此亦可以下報先帝鬚眉丈夫不敢仰視婦寺

者比：皆是而謂可漫作輔嗣哉

高明時北直永清人司禮太監賊信急預懸一棺於
中堂左右前後共繞十繯與名下十八同誓必死賊
入自投棺中十八各投繯內舉火焚之自題其辭云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巳時司禮監掌印太監高
明時率名下李繼善等十八合家死節其十八惜薪
司總理李繼善新城人御馬監貼場賈彝倫固安人
御前近侍馬文科文安人司禮監：宦郝純仁陝西

人御馬監貼場徐養民寶坻人乾清宮近侍宋輔震
任丘人御馬監太監馬鯨容城人內官監管理張行
素寶坻人近侍李廷弼又安人惜薪司王家棟容城
人

李鳳翔北直人司禮監太監自刎城頭

史賓清苑人司禮監太監年九十餘城破被執罵不
絕口賊立夾死

褚憲章北直人司禮監太監城頭親自放炮擊賊炮

炸被火焚死名下朱紫貴傳永興徐胤彞同日焚死
方正化北直人司禮監太監高時明名下為保定總
監宿城頭者數月軍民憚之城破賊斷其首擲城外
遺骸於城上狼藉淋漓見者哀之

崔承奉失其名里為福王太監職承奉辛巳賊李自
成陷河南執福王承奉獨隨行道語王：神宗爺愛
子雖夫國不可屈節及王至賊所自成南面立王且
欲屈膝承奉據掖之正色大言自古無千歲下人者

即否宜為神宗皇帝留一薄面王曰奈何曰殿下至
此唯有一死明無屈膝王者王于是以正及難而承
奉乃入屈膝賊罵曰初何以教王傲而自犯之承奉
曰此為王屈膝也願收王屍厚葬之賊猶怒不許賊
黨牛金星來儀勸自成曰此義氣當成其志遂許諾
葬畢承奉入請死賊竟殺之

石匱書曰先帝朕肱心腹之臣滿天下而攀髯鼎
湖者止王之心一人何其寡也迨聞有高時明輩

十餘人泣弓正命不可謂婦寺無人秦人之所歎黃
鳥矣魯監國時太監高起潛輩狼奔至越萬壑千巖
無所容其七尺為人所凌賤至求死不得望門投止
祇為全軀計而軀果得全乎哉

石匱書曰 高皇帝鑄一鐵牌懸之午門曰內臣不
許干預政事其所以貽謀誠善矣奈子孫朝內璫用
事其禍且與國運相為終始 祖宗有靈有不切齒
地下哉余獨慨前代全盛之朝常侍黃門尚存殷鑒

而及今區區監國猶且受制家奴而不能自拔高
皇帝之明訓可不確守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明 劔南張岱著

宦者列傳下

曹化淳不知所出向在魏忠賢門下落職已久崇禎
甲申三月賊勢甚急起化淳管理皇城化淳奏言忠
賢若在時事決不敗壞至此上聞之惻然傳諭收
莖忠賢骸骨十八日賊攻彰義門化淳城上發砲不
入鉛彈惟有空響而已十九日賊衆勢用大砲急擊

上聞遣化淳督戰比至誘我兵曰賊已上城矣城頭
守卒皆奔潰聞聲雷沸不能禁化淳開門迎降京城
遂陷自成入宮司禮監王德化以內監三百人迎之
德勝門令仍舊職各監局印官迎而如之因集選百
二十人餘皆散去自成與偽都督劉宗敏數十騎入
大內化淳與杜之秩前導自成責其背主當斬化淳
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此自成叱之起衆呼萬歲
杜勲榆林人甲申三月朔開流賊寇陝西全省俱陷

遣內官監制各鎮杜勲監宣府杜之秩守居庸初七日賊至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與總兵姜瓖約降杜勲緋袍八騶郊迎三十里侍賊部下十五日至居庸杜之秩迎降十七日薄京城闕賊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王代王左右席地坐杜勲走城下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勲也可繼下一人以語守者曰留一人為質請公上勲曰我杜勲無所畏何質為提督太監王承恩繼之上同入見大內勲盛稱賊勢重皇上可自

為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降賊而繼上入見備述
賊犯上不道語請遜位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勲
勲曰有秦晉二王為質我不返則二王不免矣乃縱
之出仍繼下勲語守璫王則堯褚憲章曰吾輩富貴
自在也初聞勲殉難贈司禮監太監廕錦衣衛指揮
僉事立祠祀之至此始得其實

石匱書曰魏忠賢流毒海內天下已成瓦解之勢明
之所以不即亡者幸耳乃尚留遺孽如曹化淳杜勲

者降賊獻門忠賢之遺禍至此始盡嗟乎天啓末造
大事已去我明天下不屬之女直則屬之忠賢當時
有人曰女直人輕中國而不取魏太監薄天子而不
為此語不信然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四

明 叙南張 岱著

盜賊列傳

陝西逆賊李自成延安米脂人也性狡黠善走能射
家貧為驛卒天啓二年延安大飢不沾泥楊六郎王
嘉胤等入村落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遂揭竿起拒
官捕不敢還家乃相聚為盜自成往授之授以頭目
七年叅政洪承疇誘降不沾泥設伏待之賊驚遁去

卒為其族人所縛送軍門斬之自成走匿山澤間得
免崇禎二年冬十月女直薄都城詔天下勤王山西
巡撫耿如杞入援兵譚於涿鹿叛走叢薄自成出與
合旬日間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為首稱闖王時洪承
疇巡撫延綏募鎮兵五千分道勦捕殺賊王左挂子
苗美等賊氛稍殺四年轉寇旁郡破數縣承疇大發
兵討之招降滿天星高汝利之衆數千人斬首萬餘
級渠率及勇悍賊悉脫走官兵追至延水關賊渡河

入山西寇汾州等處山西逃兵之嘯聚太行者又皆
歸之衆至十萬餘初羣盜起渠率數十人各自為隊
不相統屬至是始合為二隊王嘉胤領西隊紇金
梁領南隊分寇平陽太原潞安屢敗官兵臨隰州破
十餘縣六年詔薳山陝兵討之大同總兵曹文詔薳
將帑大威以輕騎掩擊賊於潞安大破之殺王嘉胤
擒萬迎祥獻俘京師叅將賀人龍破賊南隊紇金梁
病創死衆潰散自成收集尚二萬餘遂立自成為主

軍中彌闔將尊之曰老府衆將追勦自成率殘衆奔
絳州八年寇河南諸州縣衆復盛詔總督侍郎陳奇
瑜蒞山陝河南及湖廣土狼兵勦之賊聞南下復分
為二張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等處破城凡男子十
五以上六十以下皆斷其左手晝夜哀號不絕自成
西走掠鄖陽破竹山竹溪房縣自成尤慘忍夜宿必
殺美婦數十疊為肉圍寢處其中以為安樂官兵追
及之自成走紫陽渡仁河遇雨水大至官兵蹙之溺

克亡莫衆復潰散分數十隊泛間道走繇連雲棧入
鳳翔掠隴州勢復振又至十餘萬蜀道險大兵不能
深入副將軍賀人龍張天理以輕騎二十追躡之賊
轉聞大敗退保隴州賊圍困四十餘日奇瑜以玠寇
遣詔陝西總督侍郎洪承疇代之檄榆林總兵左光
先以勁騎五千赴援與人龍天理合擊自成破之
會山西總兵曹文詔寧夏總兵祖大弼相繼至賊遂
潰散分道遁走官兵亦分道追躡之至西和禮縣官

兵與賊會殊死戰賊大敗總兵曹文詔受創死官兵
堵截不容賊走殺傷數萬降者三萬餘人自成以十
八騎突圍走棄馬仗伏草間佯為難民得脫遂竄入
終南山初陝西盜起餘盜潰散無所歸多竄伏山林
為響馬賊至是聞自成名多往附之衆又稍集十
二年女直入關門洪承疇奉詔勤王大學士楊嗣昌
督師出荆襄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扼賊於巴
西魚復諸山不得逸賊窘食盡自成繼死為其侄

李過救應曰令軍中盡殲其所掠婦女以五十騎突圍而出十四年陷雒邑張獻忠復陷襄陽揚嗣昌慙懼自殺自成遂進圍大梁晝夜攻者七日掘窟穴置火砲其下砲發而城圯為小放進穴城縱橫數丈以火藥寔之一發蔽天為大放進圍十三日賊窟城數處外列精騎數千以俟城陷大梁者為金人郛城寬或十丈狹亦三四丈土堅而剉賊窟城堆甃土於外火藥及外擊數千騎皆糜爛自成僅以身免走襄陽

欲依獻忠獻忠佯款待陰圖殺之自成夜遁集殘寇
流劫入雒陽復據山為盜是時陝西勤王兵乏食叛
者數百人至雒陽河南撫臣抬安置城中禦寇事聞
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懼乃陰誅自成
襲雒陽叛兵內應雒陽遂陷福藩被害賊置酒大會
以福王為姐嫖鹿肉食之號福祿酒初自成之兵總
數百騎及得陝西兵勢益熾招集羣盜四下嚮應河
南杞縣舉人李巖起兵附之衆至十餘萬分兵寇所

屬州縣破盧氏擄舉人牛金星女為妾金星降賊薦
卜者宋獻策能起河洛穀獻策長不滿三尺見自成袖
中取出一穀云十八孩兒當主神器自成大喜拜為
軍師金星等教以假行仁義收拾人心所得州縣遂
設官守之乘勝寇潼關總兵賀人龍死守不能入遂
破南陽改南陽為安樂府自稱奉天征討文武大將
軍署置官屬衆數十萬號百萬駐匝南陽分兵攻汝
寧陷之所屬州縣多望風納款城下賊秋毫無犯自

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
得良有司禮而用之貪污吏及豪強富室藉其家以
賞軍人心大悅風聲所至民無固志故一歲間略定
河南、陽汝寧四十餘州縣兵不留行海內震焉時
喪亂之餘白骨蔽野荒榛彌望自成撫流亡通商賈
募民耕田收其籽粒以餉軍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
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
糧井里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迫賦甚急敲扑煎

熬民不堪命、至是臨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
脩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繇是遠
近欣附、不復目以為賊、登封土賊李際遇、河南劇賊
曹操、羅汝才等、復與合兵、攻歸德、臨之、自成立、授順
牌、四面逆歸德、起、東西南北負牌、至村落一村、降者
即負牌過別村、牌過者不加兵、牌存者即為洗鹽牌、
四面奔馳、日盛地千里、十五年詔總督傅宇龍調三
邊、西河兵討之、賊聞王師至、先軍于東、以待總兵賀

人龍、帝大威與戰、殺傷過當、賊乃令軍中秣馬、尋食、更番迭出、以罷王師、日中盛暑、士卒飢渴、不能戰、賊偪之大敗、退次汝州、賊奄至、又大敗、傳宗龍被禽、罵賊死之、十六年、賊以大隊寇開封、圍城數十匝、總兵陳永福設脩甚嚴、不得即破、詔總兵左良玉、劉澤清救之、澤清領兵河北、不敢進、良玉戰不利、退保朱仙鎮、賊圍城數日、聞總督汪喬年、總兵賀人龍、以陝西兵援、牛金星曰、人龍千里奔命、士馬罷敝、吾乘其疲、

破之必矣。已破人龍，則良玉不戰自潰。若縱之深入，使兩軍得合，良玉孤軍復振，人龍休養士馬為之觴角，吾事殆矣。乃悉起兵逆之於襄城。良玉夜遁，人龍軍乏食，野無所掠，士卒飢罷，卒與賊遇，賊張左右翼奮擊，大破之。人龍率精騎遁去。喬年收殘衆，保襄城。賊攻七日，拔之。喬年被殺，復圍開封。京師大震，勸遼總督尚書孫傳庭於獄中上書請討賊贖死，詔復其官。總督山陝川湖河南五省軍事傳庭至西安，以密

勅殺賀人龍諸賊喜曰賀風子死關中落吾手矣時
賊圍開封五月外援絕周藩悉出府庫金募死士固
守分遣諸王將軍中尉及紳衿監之汴城望下瀕大
河壯麗而固賊久攻不下自成督戰左目中流矢鏃
不得出遂眈一目大怒乃築長堤屬河決水灌之會
大雨無旬河水泛濫汴城百萬戶悉沒巨浸河北軍
操舟救之周藩諸王子及守將陳永福得不死水壞
長堤漂沒賊壘溺死者數萬人賊遂引而西攻鄭

州一日拔之、繇席牢關入洛、聞王師出潼關、悉引兵
逆之、遇於汝州、高傑等奮擊大破之、追奔四五十里、
師前後不相屬、賊殊死戰、會曹操兵救之、官兵大敗、
陣死數千人、傳庭收軍還西安、休養士馬、尋復出關、
賊聞王師復至、乃於汝州立十八砦、分據要害、屯步
卒、架大砲以守之、精騎出其間、往來按伏、為將兵設
備嚴固、王師至、不得進、乃繇間道出寶、遇大雨、五六
日、軍乏食、士馬飢罷、縱火抄略、反為賊所驅逐、王師

大因諸將乃請傳庭退軍洛陽就山西饒道傳庭逆
之大軍先行高傑殿後白廣恩設伏道左廣恩惧為
賊所乘潛遁入關賊兵追躡王師傳庭繇間道抵關
賊攻關急廣恩力不支高傑恨廣恩擁兵不救五日
關陷傳庭死於亂兵傑奔延安廣恩奔回原勇奔秦
州汝利奔漢中賊進兵圍西安攻三日拔之傳檄遠
近關中郡縣相繼降賊自成遂以西安為都僭稱皇
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百官禮樂悉遵唐制以牛金

星為偽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偽封賊將劉宗敏等為
列侯、乃分兵三道追捕傳庭、諸將李過出北道、追高
傑於延安、傑走蒲州、田見秀出南道、追高汝利於漢
中、汝利降、賀珍出西道、追陳勇、白廣恩於秦州、陳勇
降、白廣恩亦降、三道軍還、乃謀犯京師、賊分二十五
營、每營馬賊五千、又四十八哨、每哨步賊五千、每日
以一營為外衛、值晝夜警堠、賊有逃者、碎磔之、攻城
略地、不居室廬、各寢處一布幕、其製甲用絛綿綢帛

數十層、輕軟而矢石不能傷馬、選壯者以戰、一賊二
三馬、冬則以綿褥藉其足、飼粟則剖死人腹為槽、飲
馬則牽人錐耳、取血襍水飲之、馬遇人則憑凌跳躍、
如欲啖之、凡行軍、則左右莫識、四鼓蓐食、數十萬衆
唯馬首是瞻、大旛一動、勢如排山倒海、當之輒靡、十
七年二月、闖將劉宗敏、李過自禹門渡河、攻太原、破
之、殺巡撫蔡懋德、攻代州、總兵周遇吉力戰死之、遂
進寧武關、連破大同諸城、居民望風迎附、宣府巡撫

朱之馮自刎死、三月十三日賊躡居庸關京城門禁
始嚴賊之奸細布滿京城十六日賊至阜城關十七
日抵城下、剽遼總兵唐通入援兵皆疲弱身無完衣
但簡有褲者、即令入伍、賊望見呼曰汝等半年無糧
衣不遮体、來此何幹、速降我、舊糧皆補給各兵叩頭
皆願逆賊、申時童子軍數十緣城而上外羅城遂破
是夜先帝自率健勇內臣出至崇文等門守門內
臣奏言門外滿地是賊不可出至齊化東直二門亦

然遂還宮縱放宮女黎明又出傳襄城伯令箭令開門守者疑為奸細募砲反打從騎皆緣城竄走上見勢不可為至煤山乘龍遽去十八日辰時自成小帽箭衣繇得勝門入騎至皇城射三矢有所卜不應鞅：不樂進大內徧搜帝后不得懸賞出示限三日內獻出帝后如不獻出屠京城又遣飛騎數千分道追帝二十日搜至兔耳山始知下落二十一日勒百官進見賊據縉紳點名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

日徧拿百官拘繫追駐酷刑拷打呼號遍地二十八
日遼東總兵吳三桂聞變為先帝復仇軍中縞素
號哀傳檄遠近自成聞之大驚脇三桂父吳襄作書
招三桂三桂不顧薄山海關四月十一日自成率兵
六萬東行劉宗敏李過逆之十六日至永平連戰數
次三桂所部皆蒙古銳丁但賊多為所迫壓戰不甚
利三桂懼求救女直女直遣八王子九王子來覲三
桂與二王子鑽刀盟誓討賊乃募兵助戰三桂先當

賊二王子以韃兵繼之，賊披靡不能軍，詗之知為女直兵也，遂驚潰。三桂與二王子合兵馳逐枕屍百里，自成竄還京師。二十五日，自成自稱帝，即位於武英殿，偽磁侯劉宗敏扶創出，平立不拜，曰：「余故我等夷也是日殺吳襄，并其家屬三十八口及所繫投誠各官勲戚等，駢斬於市。次日昧爽，網載大內庫藏及各追納贓物騾車數千輛，聯隊西走。自成繇保定入河東，走潼關，養子一隻席李過繇山後走延安，女直兵

遂入京師、三桂躡賊、自成狼背走、盡棄其輜重、婦女、自蘆溝橋至固安、百里、盈甲衣服、盈路、賊兵散去者、十餘萬、三桂屢戰、自成西敗於真定、斬首萬餘級、招降潰賊數萬人、自成中流矢、墮馬、拔而馳、遂拔營西走、度故關、入山西、三桂追之、及關而止、遂還京師、女直竊據京師、三桂受命、復追賊入山西、自成屢戰不利、遂棄山西、之西安、遇女直兵、西伐、復敗之於西安、自成棄陝、出潼關、分軍為八營、三道、復下南略地、至

襄却女直兵既定三秦下河南入楚取荆襄自成奔
辰州將合張獻忠獻忠已入蜀遂留屯黔陽部賊亡
去大半然尚擁衆十餘萬近食賊將四出抄掠黔陽
數百里鷄犬皆盡川湖總督何騰蛟進攻之自成營
於羅公山食盡自成以數十騎突走村落中求食却
民皆築堡自守合圍伐鼓共擊之自成麾左右格鬪
皆陷於淖衆擊之人馬俱斃却民不知為自成也截
其首獻騰蛟驗之左臚傷鏃始知為自成李過聞自

成死、勒兵至奪其屍、滅一村而去、結草為首、以袞冕
獎之、羅公山下、賊諸將奉李過為首、改名李繡、渡湖
入險山中、後改名李赤心、未幾、賊皆散去、

石匱書曰、越兒舟胡兒馬、各有所長、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服習其事者久也、洪承疇與流寇相為
終始、熟路輕車、頗得要領、自勤王一出、楚事大壞、不
可復收、蓋其所以用之者舛矣、厥後文詔死而潼關隳、
人龍殺而山海破、是皆人事之失、豈得盡歸天意邪、

嗟乎當時謀國之臣雖寸斬其可贖哉

又曰徐徵麟曰李自成張獻忠虜國弑君之賊罪浮於劉六劉七諸人不得同傳余謂自成獻忠其伎倆不過與劉六劉七等而崇禎諸臣蘊崇蒙蔽誘漾成之亦自覆其國自弑其名已可與闖賊何與哉余之入闖獻於盜賊傳者政所以盜賊之也盜賊而使吾先帝死之輪臺之悔余將誰咎哉

又曰余昔游淮泗親見獻賊之破六合四方商賈截

手而歸者呼號徹夜縣令上其事直指王鼎梅曰罷
罷三折肱方為良醫付之一笑夫聖君在上殘賊
橫行至截一縣之手而蔽不以聞則天下事更孰有
大於此者乎後至君死國亡而蒙蔽始破天乎冤
哉先帝之目其不瞑矣

四川逆賊張獻忠榆林人崇禎元年延安飢谷府民
王嘉胤作亂獻忠往逆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
大王其部眾強四年率眾二十人就撫於三邊總督

洪承疇踰年叛去隨賊首高迎祥紫金梁等寇山西轉略河南洪承疇率諸將逐之獻忠西奔商維通盤郭間與延安賊李自成陷澄城尋出潼關寇嵩汝八年諸將集宛雒獻忠東走掠廬鳳安慶已掠商州復至秦川是年十一月又出潼關犯閿鄉靈寶東行總兵祖寬敗之於姑家廟獻忠合諸賊復圍廬州分道陷巢縣含山遂陷和州沿江下犯江浦九年復圍滁州總理廬象昇大敗之遂竄河南十年大掠河南入

楚冠斬黃岡官軍敗之獻忠後入江北東掠至儀真
揚州告急獻忠西走入楚十一年總兵左良玉陳洪
範大敗賊於鄖西獻忠請降初獻忠自良玉噪而為
盜洪範捕獲獻忠異其貌而釋之以是懷舊恩乞降
於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效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
獻忠請置家口於鄖西文燦為請於朝詔貸其罪立
功自贖獻忠乃率部曲數十居白沙界山獻忠狡而
多計群盜每以為的其降也自言能制鄖襄荆承數

百里內外無一賊文燦每曲徇其請益驕不奉法屢
檄逆征不應獻忠又求襄陽一郡以屯其軍文燦議
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遷延不能應十月
獻忠聲言寄家口於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盜於四
郊十一月曹操羅汝才亦就撫文燦安其衆於房竹
間與民錯壤而處遙與獻忠為聲援十二年獻忠復
叛羅汝才九營並起應之獻忠脇御史林鳴球上書
求封於襄陽鳴球不從殺之熊文燦檄諸將進兵殺

城獻忠焚殺城西走與羅汝才合左良玉追賊於房
縣西大敗於羅睺山一軍盡沒良玉失其符印事聞
文燦與良玉俱草職殺賊自贖九月大學士楊嗣昌
督師討賊逮文燦論死嗣昌表左良玉為平賊將軍
十三年良玉大破獻忠於太平縣之瑪瑙山斬首萬
級獻忠精銳俱盡止驍騎千餘自隨走興歸山伏深
箐中重賄山民市鹽芻米酪山中人安之反為賊耳
目獻忠得以休夏收散亡養夷傷羣盜往來歸之兵

復振時羅汝才過天星七股賊盡入蜀獻忠自興房
山走白羊山入巫山隘聞川兵辦之益深入谷中掩
息旗鼓轉入而西不知所往都司曹進功入山偵賊
不見一人而還獻忠既西遂與羅汝才合屢敗官兵
遂渡河入巴西臨劔州趨廣元直走平陽關逆間道
別出百丈山將入漢中總兵趙光遠守關甚嚴賊乃
踰昭化走西川陷瀘督師監軍萬元吉提兵至立石
站賊越成都走漢川德陽復至綿河十四年獻忠入

巴州走達州渡遼河而東往新開焚燬驛道人烟斷
絕者七百里繼兵猛如虎率諸將追及開縣獻忠連
戰不利憑高而望見後軍無繼急擊之諸軍大敗獻
忠度巫山晝夜疾走房山中既走宣城偵襄陽無備
襲破之殺襄王遂渡江破樊城隨陷當陽却縣光州
新野督師楊嗣昌自經死獻忠掠汝寧攻固始陷光
州復陷隨州左良玉敗獻忠於南陽之西山獻忠走
隨州陷鄒西鄒兵與戰敗績獻忠以所擒鄒兵人斷

一手縱歸以辱官軍獻忠旣拔節西馬騾器甲搶獲甚盛羣盜蟻附之衆至數十萬獻忠屢戰而驕左良玉悉精銳逆之於信陽斬其首將沙賊大破之奪其馬萬餘降衆數萬獻忠負重創收餘衆數千反走節陽遇官軍不戰而潰棄馬騾二千尚有衆二千趨南陽負創不能馳保其婦豎日行三十里部曲日逃十六七僅隨數百人奔河維欲附李自成自成有衆五十萬方自雄長欲屈獻忠獻忠不為下自成怒謀殺

之獻忠乃盡夜東馳與老回、諸賊合入霍山扼險拒守。督師丁啓藩以兵赴商城，旋北行討李賊。獻忠得逸山中，十五年獻忠復出攻舒城，舒城陷，改曰得勝州。獻忠遣英霍游民陽為貿易者，潛入廬州城，適督學御史以較士至，獻忠遣賊數百負書卷衣青衿，襍諸生應試者，旅寓城中。夜半獻忠捲甲疾馳到城下，城中賊縱火應之，城陷。獻忠退屯巢湖，掠含山、巢縣。六月復陷六安，將州民盡斷一臂，男左女右，總

兵黃得功劉良佐救六安營於夾山嶺再戰敗績得
功歸定遠獻忠再陷六安挫得功良佐兵謀渡江入
南京遂僭號改元刻偽寶選自宮男子偽署總兵以
下官九月黃得功復以大兵逐之獻忠走潛山得功
良佐捲甲疾趨夜半緣山後譟而升賊驚起失措前
阻大溝不能列官軍奮擊賊踰崖跳澗四潰追奔六
十里斬首萬餘獻忠潰圍走填屍溢溪壑臭聞百里
奪馬騾數萬獻忠腹心謀士婦豎俱盡十月劉良佐

再破獻忠於安慶、奪馬騾五千、救回難民萬餘。獻忠引兵西走、斬水、劉良佐、旋師淮安。黃得功、旋師定遠。獻忠東去、陷桐城、屠之。復陷無為、州黃梅、太湖。十六年、獻忠以二百人、夜襲蘄州。明日、令薦紳孝廉文學各冠帶、自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遂屠蘄州。疾馳至黃州、乘大霧攻城。黎明、城陷。獻忠據府、自稱西王。麻城諸生周文江、倡亂迎降。獻忠大喜、授文江知州。五月、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十、扼蘄州。獻忠西向武昌。楚

王命長史募其禦之城陷楚王遇害獻忠據楚王府
僭稱武昌曰京城偽設六部五府鑄西王之寶開科
取士殿試取三十人為進士授州縣官獻忠以四賊
帥守武昌自出臨咸寧蒲圻悉衆攻岳州岳州陷復
攻長沙長沙既陷設立偽官大書偽榜馳驛遠近尋
陷衡州全楚俱陷承天時賊遣偽將王克生蒞顯
陵求寶偽陽五知州張聯奎多降鋤率衆蕞掘欽風
雷雨大作晝晦聯奎見一金甲將手持金瓜當頂一

擊即惛迷跌地口鼻流血一夜而死克生驚走不知
所在獻賊大懼遂不敢動遂遣前鋒至江西取袁州
分兵徇攸縣分宜獻忠自長沙突至吉安吉安陷設
偽官守之改吉安為親安府廬陵為順民縣十一月
左良玉令馬士秀復長沙馬進忠復袁州盡誅偽官
斬首三千級奪賊馬五百弓矢數萬十七年正月獻
忠自岳陽渡江虛設偽官於江南大隊俱往江北遂
棄長沙造浮橋於三江口以一軍過荊州盡棄舟楫

步騎數十萬入夔州左良玉追獻忠於沙陽六月獻忠陷涪州瀘州蜀王告急請濟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獻忠順流陷佛圖關遂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闔宮被難遂屠重慶取丁壯萬餘剗耳鼻斷一手驅徇各州縣兵至不下以此為令但能殺王府官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破竹下者八月獻忠進陷成都蜀王闔宮被難獻忠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

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
挾筆握策以先蜀中士類俱盡復大殺蜀民全蜀數
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顧獻
忠遂奄有西川李自成敗益黨兵攻漢中陷之獻忠
遂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於蜀中

石匱書曰自古逆賊之暴自赤眉黃巢以後未有若
張獻忠之甚者也然當左良玉瑪瑙之捷止剩殘兵
數百餘人而黃得功潛山之捷但見橫屍數百餘里

苟能乘勝追奔則舉手可盡柰何入弇之帟縱之使
去是則良玉得功不得辭其責矣乃論者以自成犯
闕欲薄誅獻忠不知獻忠殘虐亘古所無譬人之死
也獻繫其手而後閹刺其心獻搥其胸而後閹扼其
吭厥罪惟均詎能末減也哉

石匱書卷第五十五

明 叙南張岱著

文苑列傳

曹學佺字能始福建侯官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戶部主事尋陞南京大理寺左寺正丙午陞南京戶部郎中陞四川右叅議晉按察使天啓壬戌降叅議甲子復以副使理桂平道事丙寅魏璫輯三朝要典以學佺有所著書與要典矛盾命焚其書仍削籍為民宗

禎二年起廣西副使歷禮部右侍郎庚午九月以病
請告予致仕學佺博學強記一時無出其右所刻書
如天下一統誌天下名山誌石倉曆代諸集之類動
輒數千餘卷所錄書板充棟汗牛時人稱為藝林淵
藪甲申國變學佺於閩中破家起義丙戌清至福州
兵敗學佺奔帝山自縊死之

顧起元號隣初應天江寧人生而穎慧絕倫萬曆二
十六年會試第一人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直起

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
京國子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
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天
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
事府事纂修兩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
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
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究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
策而求之百不漏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

晚年又以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居鄉絕跡公府
無一字關說惟地方利病人情屈抑則不辟忌諱媿
媿言之如兵部快船改馬船絕衛弁之科索兩縣坊
廂準里甲為條編皆更定良法于軍民甚便有妄言
復舊以便其私者人情洵得起元力爭之事乃寢
軍民乃定起元既以文衡清望自持而接引後學孳
孳如不及有以詩文請益者皆細加點定不以為煩
或當意則稱之不容口至饋餉一無所受或迫情誣

勉受之者必報稱其施乃已以此囊橐常虛故 熹
廟詔中嘉其清真其詩文高者直道秦漢而清芬麗
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劉溫李
是為大家不名一體所著懶真草堂集五十卷編年
稿十三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
卷顧氏小史十卷客座贅語十卷壺天呖語金石考
各一卷弘光朝謚文莊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
其遺書軼事多不傳于世

陳仁錫字明卿南直長洲人年十九舉於鄉明年下第歸乃肆力古人之學聞毘陵錢啓新倡學東南往從之游學益進天啓壬戌廷試第三人授編脩辛未晉經筵日講官會逆璫魏忠賢專國以事功冒伯爵爵乞世券仁錫當牒草辭或怵以禍仁錫曰死何足惜吾為奸邪草世券何顏對天下後世乎終不可璫以黨錮坐之遂削藉璫敗召仁錫為南京國子監祭酒甫拜命以疾卒所著有四書語錄淵天縱易義經易

簡錄賦後書通鑑論較綱目會紀經濟八編衍義會
刻皇明衍義皇明世語錄無夢園集等書行世

張溥字天如南直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選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脩溥才情藻發為江南士林領袖所閱
書極多而紀事本末一書評薦尤當小論發前人所
未發追步龍門矣所著有七錄齋集

石匱書曰曹能始藏書甚富為藝林淵藪其自所為
文填塞堆砌塊而不靈與經筵書厨而復無異書故

多亦何貴乎多也顧隣初陳明卿張天如所閱諸書
六卓牢有致而嬾真草堂無夢園七錄齋諸集食主
不化而未見其長炮夫烹割調劑五味賓主樂之雖
終日勞與炮夫竟何補哉

石匱書曰潛谿青田以文章無功業後自北地繼起
弇州歷下橫據中原而荆川鹿門起與犄角遂謂國
朝自科甲以外更無文章矣夫唐以詩取士李白杜
甫俱不得與宴曲江窮達有命雖不得與爭然使唐

詩無李杜尚得為唐詩乎余故叙次文人半收寒士
亦見文章一道斷非資格科名所能限量者也

石匱書卷第四十六

明 劔南張岱著

妙藝列傳

關思宇九思號虛白吳郡人下筆堅凝點染清曠深得荆關董巨之法大幅雪景尤見超奇蓋九思作画皆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樹如屈錢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蹊徑方見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惟虛白山人能解脫繩束真是透

網金鱗

張爾葆字葆生山陰人少精畫理以舅氏朱石門多
藏古畫朝夕觀摩弱冠時即馳名畫苑其寫生之妙
氣韻生動偏肖黃荃而長幘大幅疊障層巒烟雲滅
沒更在倪雲林黃大癡之上董思白曰張葆生胸中
讀萬卷書脚下行萬里路襟懷超曠自然丘壑內營
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婿陳洪綬自幼
及門頗得其画法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領鄉薦後即厭棄舉業不上
公車一年強半寄跡西湖凡見湖中朝暾夕照雲氣
變幻盡收入筆端題跋數語澹遠靈雋字：皆香凡
省其畫一種學問文章之氣在東坡當求之筆墨之
間在長蘅當求之筆墨之外至其學步雲林更妙在
郊寒島瘦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為諸生魯監國授翰林待詔
筆下奇崛遒勁直追古人木石丘壑則李成范寬花

弁翎毛則黃荃在順仙佛鬼恠則石恪龍眠画雖近
人已享重價然其為人佻倻不事生產死無以殮自
題其像曰浪得虛名窮鬼見誚國亡不死不忠不孝
姚允在字簡林會稽人姚氏世工圖繪而簡叔筆下
澹遠一洗画工習氣其摩倣古人見其臨本直可亂
真久住白下四方賞鑒家得其片紙如獲拱壁而雪
景奇妙可匹閑思

石匱書續終